池北偶談/卷八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 ◄

池北偶談
卷八

► 卷九

介推

《說苑》，介子推十五為荊相，堂下有二十五進士，堂上有二十五老人，是又一介子推也。

壯節王公傳

宋壯節王公復守徐州，闔門死節。《宋史》僅附書《趙立傳》，亦不詳何許人。一日，讀劉昌詩興伯《蘆浦筆記》，乃知公為吾鄉人，傳載世系官階始末甚悉。筆記十卷，乃萬曆中綏安謝兆申所鈔，丹陽賀氏藏本，流傳甚少，因全錄之。傳云：

公諱復，字景仁，淄州淄川縣人也。曾祖昊，國子博士。祖珍，尚書虞部員外郎。父愈，澶州濮陽縣令，贈光祿大夫。公少好讀書，博通史傳，慷慨有氣節。家有唐以來名臣畫像，每指顏杲卿像謂人曰：「士當艱難，捐軀殉節，當如顏公矣。」以門蔭補官，試大理評事，遷本寺丞。

公家故饒財，不樂私蓄，嘗率其里之貴豪，遇郊歲，各輸銀絹十萬以助賞賚，郡國效之。久之，除京東輦運，遷京東轉運判官，按部過淄川，父老迎候，公下車慰謝。先是，淄川苦調外苛征，公嘗與父老言：「他日或能奏蠲之。」至是以白公。公曰：「官卑不敢言。然重食吾言，以為父老羞，敢以私田之入代輸。」

三年，除兩浙轉運副使。時太平日久，民不知兵，方臘初叛，所過，守將望風奔駭。公下令所部，嚴保壘，修戰備，竭力討賊，屢戰有功。賊平，擢徽猷閣待制，遷都轉運使。朱勔以花石奉艮岳，多取漕艦以載，號直達綱。公曰：「今寇起倉卒，飛挽繁困，而佞幸之徒，猶實苑囿，惑上心。」固執不與。π譖於上，公疏奏謂「不可以不急之務，疲民費財。」擢龍圖閣直學士，以事忤宰相王黼，降充龍圖閣待制〈《宋史》止稱此官〉。移知成都，興利去害，民繪像立祠刻石。

高宗皇帝詔公知徐州〈史云：「以龍圖閣待制知徐州。」已上官階俱不書〉。粘罕以眾數萬薄徐，徐城孤勢危，公合戰，數不利，遂閉城拒守。金人重圍夾攻，晝夜不息，城中兵糧單竭，死者甚眾，敵勢益張，凡二十餘日，城陷。公躬擐甲冑，巷戰竟日，度不可禦，乃返州治，易朝服，南鄉再拜曰：「臣受國厚恩，當以死報，今日得死所矣。」謂賊曰：「死守者我也，監郡而次亡與焉，可獨殺我，而舍僚吏與百姓。」〈一段史同〉其帥凜然嘆異曰：「使南朝皆如公，我豈得至此！今汴京已陷，二帝北去，公尚為誰守乎？」公罵不絕口，帥復說之曰：「必欲全活生靈，請立降，當為易官封，就知此州。」公罵曰：「汝勿誘我，我誓有死耳！」帥察其無降意，命左右撾其口；流血，公含血噀之。子倚在旁，不勝憤，突出見粘罕，顧手無挺刃，得布囊，盛磚擲之，中其旁千戶長，斃。粘罕怒，執倚刳其心以祭千戶長，欲懼公速降；公不顧，為帥敲死。闔門百口俱遇害。時建炎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也。帳下趙立求得公屍，拜伏痛哭，裹以裀褥，槁葬於黃樓之側，累甓以誌之。敵退，立具奏其事，天子震悼，詔特贈資政殿學士，謚壯節。給恩澤五資，賻贈絹帛各二百匹。初，公未遇害，筮而遇乾六體不變，術者曰：「滅門之象也。」公曰：「死生定數也，苟獲死所，敢逃乎！」卒時年五十二。徐人立廟祀公及倚，亦號「雙廟」，敕賜名曰「忠烈」〈史云立廟楚州〉。積官至正議大夫，累贈光祿大夫。娶趙氏，濮邸肅恭僖王宗博之女，封安平縣主，贈永康郡夫人。再娶劉氏，章獻明肅皇后之侄，徐州陷，不食三日卒，贈咸平郡夫人。

先是，公長子佾，從高宗過維揚。及趙立已亡，徐州有武衛軍，舊隸公，義不他屬，願從佾。高宗聞之，詔於樞密院創計議官，特命佾為之，仍領武衛。紹興八年，和議成，奏乞訪先臣遺骸，優詔許之。行至泗州，得疾，抵徐城驛，暴卒。明年，奉使藍公佐迎護徽宗梓宮，交割地界，貽書當路漕使，訪公瘞所。漕委幕屬王之翰往焉，故跡漫沒，莫得其處。忽有老媼指謂之曰：「君非求王待制瘞所乎？其在此間。」即所指求焉，有冢巋然，蓋以獸瓦，啟視，見大黿覆其上，回視老媼，化為虎。撤甓取骸，聯絡不斷，如鎖子骨，獨一手指闕。之翰炷香禱，須臾，有指一節浮水上，觀者莫不嘆駭。之翰易

棺斂，敢於京師資聖院。後子孫徙葬於充州萊蕪縣先塋云。

紹興十年，承宣使田諤扈從顯仁太后回鑾，佾子逵留淄川一詩送諤云：「兩地音塵隔死生，十年常效執圭吟；羨君已作遼東鶴，顧我空存魏闕心。日下既蒙新眷遇，海邊休忘舊知音；倘憐萬里親庭在，為向雲山處處尋。」詩至，而佾卒已一歲矣。藍公佐使還，一日侍上，語次，上曰：「王佾有兒女否？」奏曰：「佾五子，流落中原，居江南，所生兒女尚幼弱。」上惻然。詔令諸女入禁中，命宮嬪保養之，十餘年，賜金帛遣嫁。

右傳得於公之玄孫默。〈按：史附公於《趙立傳》，已非體，又剪截太略，若非興伯筆記，公之始末，無從考鏡矣。稗史可無作乎！〉

傅山父子

傅山，字青主，一字公之他，太原人。母夢老比丘而生，生復不啼，一瞽僧至門云：「既來，何必不啼？」乃啼。六歲食黃精，不樂谷食，強之乃復食。讀十三經諸子史，如宿通者。崇禎中，袁臨侯〈繼咸〉督學山西，為巡按御史張孫振誣劾被逮。山橐饘左右，伏闕上書，白其冤。馬君常〈世奇〉作《義士傳》，比之裴瑜、魏劭。亂後，夢天帝賜以黃冠衲衣，遂為道士裝。醫術入神，有司以醫見則見，不然不見也。康熙己未，征聘至京師，以老病辭，與范陽杜越君異俱授中書舍人，歸。山工分隸及金石篆刻，畫入逸品。子眉，字壽毛，亦工畫，作古賦數十篇。常粥藥四方，兒子共挽一車，暮抵逆旅，輒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，詰旦成誦，乃行；否即予杖。

葉文莊論陶南村

孫大雅作《滄螺集》，有《陶南村傳》，載其不應浙帥泰不華、南臺御史醜驢辟舉；張士誠開府姑蘇，以軍諮屈之，亦謝不往。洪武癸丑，命守令舉人才，復以病免。藝圃種菊，有靖節之風。又稱其所著《輟耕錄》，文獻足征。其人品著述為世所重如此。乃《水東日記》謂《書史會要》為楊文貞所不取；又謂《輟耕錄》可鄙。豈惡其人者，惡及儲胥，文莊亦有所不免耶？何雌黃之過至此。

蔡趙二相子

蔡絛，京之子，撰《西清詩話》。宣和五年，或言絛論議專以蘇軾、黃庭堅為本，奉旨

特落職勒停〈見吳曾《漫錄》〉。《後山居士集》有與魯直書云：「正夫有幼子明誠，頗好文義，每遇蘇、黃半簡數字，必錄藏，以此失好於父。」正夫，挺之字也。蔡、趙輩勢能禁天下不敢習蘇、黃詩文，而不能得之於其子，異哉！〈明誠撰《金石錄》〉

孫墢

孫墢，字艾庵，浙人，為福寧總兵官吳萬福客。閩逆叛於福州，以書招諸大帥。墢力勸吳公斬其使絕之，發兵拒守。而賊兵奄至，吳公死之，墢從死。林舍人石來〈麟焻〉有詩弔之云：「誓師幕府勸移兵，青史應傳慷慨名。死節千秋比袁粲，肯教人笑褚淵生。」同時有嵇永仁者，字留山，無錫人，古文有名，為制府范忠節公〈承謨〉客，亦從死。

歐劉

劉原父與永叔相友善。然原父常言：「好個歐九，可惜不讀書。」仁宗嘗問宰執：「劉敞何如？」魏公極稱其才；歐對曰：「劉敞文亦未佳，其博雅足重也。」二公似以名高相失。後村江西道中詩云：「每嘲介甫行新法，常恨歐公不讀書。浩嘆諸劉今已矣，路傍喬木日蕭疏。」

梅宛陵取士

元人劉性作《宛陵集序》云：「仁宗嘉祐二年，歐陽公知貢舉，梅聖俞為試官，得人之盛，若眉山蘇氏、南豐曾氏、鄖張氏、河南程氏皆出其間。」葉石林《詩話》謂：「是榜得蘇子瞻為第二人，子由及曾子固皆在選中。」今人止知蘇、曾為歐公門生，不知張、程二氏皆出其門矣。又東坡兄弟生平於六一師弟之分極深，然於宛陵，只稱梅二丈，亦所未解。

謚文公

劉後村云：「謚，古也。復謚，非古也。」封演云：「謚二字者，一字為文，一字為質。」世言歐陽永叔卒，將謚文，常秩時為太常博士，議當謚文忠。或謂必留此以待介甫，已而果然。然唐宋以來，謚文者，獨韓退之、朱元晦為不愧。他如白居易、李翺、陸希聲、權德輿、楊億、王安石、姚燧、歐陽玄輩，皆謚文，亦未盡允也。獨孤及云：「二字不必為褒，一字不必為貶。果在字數，則是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，不如威烈、慎

靚王也；齊桓、晉文不如趙武靈、秦莊襄、楚考烈也。」唐人論如此，則謂文必優於文忠，亦未必然。初，元晦議謚文忠，劉後村時年十七，代其父尚左作駁議，因止謚文。其略曰：「正主庇民之學，郁而未伸；著書立言之功，大暢於後。合文與忠謚公，似矣而非也。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，簡矣，而實也。請以韓子之謚謚公。」右謚議見《後村集》第二十五卷。

烏程

予鄉長山劉青嶽相國，崇禎間歿於戍所。予內大父張忠定公〈延登〉及諸鄉大夫於朝房候烏程相，祈代題給勘合，溫不可。比入閣，即日具揭，次日而準給勘合之旨下矣。楊鳳岫宮諭〈士聰〉《玉堂薈記》載此事云：「烏程之結主知，亦非偶然也。」

秦襄毅公年譜

康熙癸亥冬十月，偶從同年汶上岳給事鎮九〈峰秀〉得單縣秦襄毅公〈紘〉自撰年譜一卷，乃公八十歲以戶部尚書家居時自述，時嘉靖十七年也。吾東新纂通志，出庸妄之手。前代名臣如公，及曹縣李襄毅公秉、沂州王恭靖公璟，皆削其名氏不載。目今奉旨修《一統志》，將何所據為文獻之征耶？因寓書高侍郎念東，俾與巡撫徐中丞敬庵〈旭齡〉言之；而錄公言行數則於左方，以補《言行錄》之闕云。

為御史，數忤內官，謫沅陵縣北容驛驛丞。都御史軒公上章，為予分辯，留中不出。同僚或謂予曰：「足下何以處此官？」予曰：「事上臨下，素位而行，持節守廉，誓死不改。」

景泰七年，年三十一，在北容，構茅屋三間，題其扁曰「安遇」。日讀五經諸史，日夕泛江以漁釣為樂。又於軒前自題聯云：「處困而亨，有言不信。」予為御史時，量褊不能容物；由此一謫，器量漸宏，去就漸輕，識趨漸明。雖一時謫官，而得終身受用，天未必無意也。

天順元年，遷知雄縣，治民惟用絜矩二字，御吏惟用《易・大畜》「猪豕之牙」一爻，至於刑罰一以欽恤為主。忠國公石亨令人來討雄縣南壇舊基，許以知府，予不從，人皆尤予。未一載，亨事敗，出其門者皆坐嚴譴。

有京差捕獵，內臣害民，予執法禁革，誣奏系御史獄。雄民擊登聞鼓代訴者五千餘人。調府谷縣，縣乃極邊戎馬之地，予亦不敢鄙夷其民，修學廟以興文教，築城堡以嚴邊防。里甲公用錢，每人一年，上戶不過二錢。

八年，巡撫徐公廷璋保任葭州知州。釋冤濫，寬租賦，五七日不用鞭撲，同僚退而笑之。予曰：「本州負稅，事有所由。正當征收時，吏書兵隸投托催糧，惟事求取。民既納賂，得有所挾，因而延緩。是豈徒民之罪哉！」時在坐致仕官數輩，皆為泣下。

成化元年，在葭州，欲以二月十三日齋沐祈雨。有父老百餘詣縣告曰：「本州邊地苦寒，每歲至四月方有雨。此時祈雨，徒勞心耳。」予曰：「天道焉可知也。」至期，行香焚檄，十五至十七連雨三日。予乃發粟賑貸，給民子種，通借牛犁，民大悅。四月，麥苗將黃，乃選差公當老人催征，五月十五日催完發運，六月初三日告繳通關。在葭七月，里甲公用每人止用銀六分。禱雨四次輒應。或以事出境公幹，百姓聞予將回，則喜曰：「雨來矣。」

巡撫項公忠奏予才堪治繁，調秦州。道經西安，項公謂予曰：「秦民難治，皆以刁民作梗，爾到彼，有此等即打死申來。」予曰：「刁民，人皆惡之，所惡不同：上司於刁民，則惡其害人；州縣官於刁民，則惡其害己。但患御之無道耳。苟御之有道，刁民將化為良民。若專事誅鋤，反使貪官得計耳。」項公笑而不言。到秦一年，三年拖欠糧草皆完，健訟與盜賊斂跡。項聞之喜曰：「秦州得人矣。」里甲公用錢，上戶一年不過銀二錢。

秦州有囉哩戶，乃回回別種，漢人不與通婚姻，自相嫁娶，有以兄弟娶姊妹者，有以姑姨配甥侄者。予訪得清水、秦安等縣，亦有囉哩，乃移文各縣，令其共為婚姻。秦俗尚鬼，每歲清明日，各辦花山喪儀，費至三四千金。臨期於城壕拾取死囚骨殖，棺斂葬之，云不如此則厲鬼降禍。予嚴禁之曰：「爾民遇節，棄祖墓不拜掃，卻妄費財物，諂事癘鬼，何耶？使癘果能為禍，予願以身當之。」此風遂息。

服闋，秦人三疏保留，吏部不準，秦人日哭於東拱辰門，吏部不得已，將見任奏調別州，仍授予秦州。郭定襄伯贈行詩云：「早登金榜列儒紳，誰不爭先睹鳳麟。曾以霜威消瘴癘，還將和氣布陽春。廟堂正擬征黃霸，父老俄聞借寇恂。不獨兒童騎竹待，郊原草木亦欣欣。」

二王公薦士

宋王文正公在政府，謹惜名器，敘進材品，使人各得其所，雖咈於己者，亦不以私廢公。王沂公當國，未常顯拔一人，范希文以為言，公曰：「恩若己出，怨將誰歸？」二公真古大臣之風。下此則朋黨而已，又下此則賄賂而已。

蔣虎臣

翰林修撰蔣虎臣先生〈超〉，金壇人，自號華陽山人。幼耽禪寂，不茹葷酒，祖母夢峨眉山老僧而生。生數歲，嘗夢身是老僧，所居茅屋一間，屋後流泉繞之，自伸一足，入泉洗濯，其上高山造天；又數夢古佛入己室，與之談禪。年十五時，有二道人坐其門，說山人有師在峨眉，二百餘歲，恐其墮落云云。久之乃去。順治丁亥，先生年二十三，以一甲第三人及第，入翰林。二十餘載率山居，僅自編修進修撰，終於史官。性好山水，遍遊五嶽及黃山、九華、匡廬、天臺、武當，不避蛇虎。晚自史館以病請告，不歸江南，附楚舟上峽，入峨眉山，以癸丑正月卒於峨眉之伏虎寺。臨化有詩云：「偶向鑊湯求避熱，那從大海去翻身；功名傀儡場中物，妻子枯髏隊里人。」嘗自謂蜀相蔣琬之後，在蜀與修《四川通志》，以琬故，遍叩首巡撫、藩臬諸司署前。其任誕不羈如此。

隱逸傳

《宋史・隱逸傳》載種放而遺郭延卿。延卿少與呂文穆、張文定遊，隱居水南。錢惟演留守西京，常率歐、尹諸公訪之。《舊唐書》陽諫議入隱逸，《元史》余闕不入忠義，皆不可解。

孔明之學

徐莊裕公〈問〉《讀書續記》云：「漢儒為學，能見得靜字，惟孔明一人。學以廣才，靜以成學。」等語。亦得規模領要。

王恭靖公逸事

徐莊裕〈問〉《讀書續記》所載名臣六十四人中清古一條云：「王璟，字廷采，山東沂州人。左都御史，為巡撫，坐忤權要免官。後起為吏部侍郎、左都御史。正德末，士大夫當權豎亂政之後，多營私殖，政以賄成。公門下不受私謁，淡然如布衣時，家無僮僕

之奉、田園之適，惟讀書課子孫而已。去之日，言官惜而留之。公嘉靖中謚恭靖。近見新修《山東通志》削去公及李襄敏公秉、秦襄毅公紘名不載，因詳著於此〈李公謚諸書皆作襄敏。葉秉敬《謚法考》作襄毅〉。

按：恭靖公一字東皐，成化進士，以清節著聞。擢南臺御史，改北，巡視保定諸郡。進光祿寺卿、僉都御史，總理兩淮鹽法。浙東大饑，被命賑濟，所全活四十萬人。巡撫保定，乞罷皇莊以蘇民困，孝宗嘉納之。正德丙寅，入協理院，事忤逆瑾，矯旨罷。瑾誅，起撫山西。時流賊入河東，設險防禦，多所斬獲。召為吏部侍郎、左都御史，掌院事，風裁清峻，朝廷倚重之。嘉靖初，進太子太保，乞歸，卒。

公未遇時，肄業瑯琊山寺，夜半有巨手自窗入，類人掌而有毛。公取朱筆書一山字於上，怪哀號乞免，且言：「公貴人，異日當至都憲。」公復援筆書一山字於下，怪乃得出。

公為諸生，與友人胡某同讀書別業。夏夜，胡每苦熱，公輒言涼，因易地而寢，胡覺清風徐來，都忘炎暑。忽聞有人語曰：「此非王都憲，乃胡教官耳。」叱之不見，遺二蓮葉於榻前。

公赴省試，在途為雨阻三日。逆旅主人子婦為狐所祟，忽三日不至，問之曰：「王公在此，故不敢耳。」比公歸，主人以告，求為除之。公書「王璟在此」四字，令置壁上。狐遂絕跡。

公諸生時，夜讀書，有嫌家持槍隔窗刺之，公走避得免，月下窺知為某，閱三十餘年，未嘗告人。公後顯貴，其人以俵馬差累，求救於公，公略無難色。但笑曰：「某日夜若刺我死，誰當救汝，此後慎勿害人。」其人感泣謝罪。其厚德如此。

穆文簡論王安石

堂邑穆文簡公〈孔暉〉，弘治中，鄉舉領解，出王文成公之門，為理學大儒。然其學多入禪宗，其古文精勁，自子書出，可匹崔文敏公後渠，如送沈朝綬、送王如行諸序可見。予尤喜其與武城王文定公〈道〉論王介甫書，今錄於此。

孔暉頓首純甫先生足下：昨在陽明先生坐上，同觀象山《荊國祠堂記》，予時未敢謂然者，必象山之意，多為荊公恕；不為人之社稷計，不為天下生靈憂，不為後學慮。恕一

夫而不憫天下後世，此何心哉？不然，乃象山之偏見自喜也。將以正名定罪，釋天下蒼生之憤，為社稷大計，不當姑隨也。大舜殛鯀於羽山，鯀之惡不大於安石，安石之罪浮於鯀。予謂以安石擬鯀可也，鯀名重，安石亦名重；鯀悻直自用，安石亦悻直自用；鯀圮族，安石亦圮族；鯀堙汨，安石亦堙汨，鯀不能除天下之害，亦不能成功；安石禍及天下生靈；生靈何辜？宋之元氣，遂不復振，其罪尚為不浮於鯀乎？夫以傾人社稷，流毒四海者，尚取其志，堯舜當取鯀之志矣。何者？鯀之志，欲平水土也。孟子曰：「食志乎？食功乎？」安石之操介，在古人一節之士甚多，未可以一節而掩元惡也。非聖人無法，聖人作《春秋》以訓萬世，安石獨廢之，此不容誅矣。安石秉《周禮》，蓋功利之心勝也。何者？《周禮》之政，天無曠時，地無曠利，人無曠力，此聖王所以富天下者，盡三才之道者也。安石慕其近似，專以利言，又無管仲之才，所以萬無一利，而害不可勝言矣。天下以為君子者，安石惡之；天下以為小人者，安石好之。好人之所惡，惡人之所好，此之謂拂人之性，辟則為天下僇矣。欲恕安石者，是求為過高之論，恐誣後學不淺。不審聰鑒以為何如？孔暉頓首。

穆文簡論格物

穆文簡《大學千慮》論格物曰：「倉頡篇云：『格，量度之也。』見《文選・運命論》註，此朱程以前書，乃訓詁之最古者。以其書久廢，故見之者鮮。考之內典，隋智顗《法華經文句解》分別功德品云：『格量功德。』又云：『格量多少。』其一篇內，格量字甚多，此又在唐以前者。《大莊嚴經論》云：『況復如來德，何可格量？』格量之義，古皆用之。而程子未之見，意雖暗合，而解釋弗暢，故使聖經難明。然其為說，合於聖門無疑，豈前人所及哉？問：格之訓至，可終廢乎？曰不可。當云格量物理，以求其至，其義始備。」此解甚新，然文簡學近於禪，亦可見。

三進士出處

本朝進士出身最奇者三人：一予同年任暄猷，杞縣人。明末團結鄉勇，以禦流寇，南渡授官後軍府左都督靖邊伯。豫王下江南，投誠，遂隸旗下。中順治壬辰進士，以磨勘被黜，復中乙未進士，官至江西南贛道僉事。一吳李芳，邵陽人。崇禎己卯舉人，粵西時，官至左都御史。投誠，願以科第進，中康熙甲辰進士。一錢世熹，五河人。南渡為副總兵官，既而為浮屠。久之，復補諸生，中康熙庚戌進士，年已七十餘，未幾卒。

楊文公

宋王文正公嘗言：「昔楊文公有言：『人之操履，無若誠實。』吾每欽佩斯言。」云云。文公為文正誦法如此。而石介作怪說，乃謂其蠹壞聖人之道，詎不諄哉？

王東皐

湯陰王東皐〈伯勉〉官文選郎中，清介有執持，為本朝吏部第一。嘗語同官尹瀾柱〈源進〉曰：「宋嶽忠武王，吾湯陰人也。王之言曰：『文官不要錢，武官不怕死。』吾生平服膺斯言，惟求無愧耳。」又曰：「作吏部無他才能，只須守定『不愆不忘，率由舊章』八字。」

宋開之

王在吏部，同時以清直稱者，南宮宋開之〈文運〉，亦以文選郎內升，歸臥不出。魏環溪〈象樞〉疏薦之，起鴻臚寺少卿。庚申四月，光祿寺少卿缺人，應宋序轉，適光祿正卿亦缺，特旨以宋為正卿。後至刑部侍郎，卒謚端愨。

薛忠武

明鄞國忠武公薛祿，膠州人。其父居海島，為人牧羊，時聞牧處有鼓樂聲出地中，心識之。語忠武兄弟曰：「死即葬我於此。」後如其言葬焉。已而，勾軍赴北平，其兄不肯行，忠武年少請往。後從靖難師，累功至大將軍，封陽武侯，追封鄞國公。其地至今號薛家島。

蘇章事

宋人小說載坡公與章惇題名石壁事，頃見《耆舊續聞》又一事極相類。子厚為商州推官，子瞻為鳳翔幕簽，因差試官開院同途，小飲山寺，聞報有虎，二人酒狂，同勒馬往觀，去虎數十步，馬驚不前。子瞻乃轉去，子厚獨鞭馬向前，取銅鑼於石上戛響，虎遂驚竄。謂子瞻曰：「子定不如我。」舊聞，乃檇李項氏抄白本也。

徐公長者

宣城徐翁，尚書元太父，官浙江某縣典史，偶以言忤巡按御史，受辱撲責，羞憤自免歸。時尚書與弟通政元氣皆失學，翁每流涕，忽忽不樂。尚書兄弟跪請其故，曰：「而兄弟皆廢學，吾無後矣。」因述受撲直指事，復流涕不已。尚書兄弟曰：「兒輩不類，自今願力學以慰大人心，願勿悲也。」乃發憤下帷，兄弟相繼登第。尚書謁選得某府推官，即直指之家也，心私喜得報父怨。瀕行置酒，戚友畢集，候翁出稱觴，翁稱疾堅臥不起。尚書入，跪問故，且言此行冀得報夙怨，何反不樂為？翁曰：「此吾所以病也，吾為小吏，當日誠不為無過，但直指稍過當耳。且緣渠撲責，激而罷歸，教子以有今日，則直指乃吾恩人，非仇也。汝思報怨，吾所以病。汝往，當以吾言開心告之，盡捐夙嫌，是吾子也；否則非吾子也。」尚書唯唯，翁乃起，盡歡而罷。時直指久失職家居，聞尚書來，恐甚，郊迎盡禮。尚書首述父命，誓無芥蒂，自是情好甚洽。後翁躋大耋，三子皆成進士，兩登九列焉。此與蔡確父黃裳瀕死，屬其子必報陳氏；確既登政路，遂以事置恭公子世儒極典，賢不肖霄壤矣。

王倫

王倫，宋臣，其死不失為忠義，《金史》不應載，且與宇文虛中同貶，尤非是。

張尚書

堂邑張蓬玄〈鳳翔〉，自明時已為尚書，入國朝為大司寇，年已七十餘。一日，侍宴上前，下階而仆，世祖命內侍掖以行，出長安門，尚有詔追問能騎否？徐諷令以禮致仕，遂進所撰《禮經》、《樂經》而去。張公在明時，為東林所推，嘗自作年譜，謂：「甲申之變，欲死而不得。吏部侍郎孫二如〈昌齡〉謂己曰：『箕子不死者，以《洪範》也。公有《禮》《樂》二經，道統在焉，亦箕子之九疇也，何必死？』」

盛王贊

寶應喬聖任〈可聘〉，崇禎中，以御史按浙江，至金華，遇山水暴漲，舟不得進，索挽舟者。縣令盛王贊呼曰：「農忙矣，令請以身挽。」喬遂改而陸行。仍薦之於朝，時兩賢之。此與唐何易於事相類。

高文襄

新鄭高文襄〈拱〉為相，恣橫已甚，至以賜恤大禮大獄，建言贈楊忠湣諸臣官，起用葛端肅、趙文肅諸公，指為徐文貞之罪。其疏有曰：「皇上，先帝之親子也。議事者，先帝之臣遺諸皇上者也。而乃敢於悖君臣之義，傷皇上父子之恩，非所以訓天下也。」云云。此與章惇一輩小人，倡為紹述之論者何異？

石珚

《玉堂嘉話》載：金丞相石珚致仕居鄉，聞司隸呵導過門，即起立。客曰：「丞相何為如此？」公曰：「參軍雖微，朝廷命官也，吾敢不敬？」先曾祖司徒公居鄉亦然。

元法

元宋子貞作《耶律文正公神道碑》云：「河南初破，被俘擄者不可勝計。及大軍北還，逃者什八九，有詔：停留逃民，資給飲食者皆死；無論城郭保社，一家犯禁，餘並連坐。由是百姓惶駭，公進說曰：「十餘年間，存撫百姓，以其有用故也。若勝負未分，慮涉攜貳，今敵國已破，去將安往？安有因一俘囚罪數百人者乎？」上悟，詔停其禁。

張璁

毅宗孝靜皇后崩，禮官議當循累朝故事，後謚用十二字。張璁獨謂當用四字，其黨霍韜亦非之，卒用八字。璁尋以病告歸。他日，世宗與李文康公時言及此事，亦以為非是。璁以庶僚，躐致宰相，惟敢於負孝宗、敢於犯名教而不之恤，術已售矣。以故主之嫡後，骨肉未寒，雖數字之虛文，亦斷斷持之，徒欲以仇孝宗者媚世宗，而卒為世宗所薄。小人用心，竟何益哉！

陸完

吳中士人，多私其鄉之先達，時有曲論。如陸完黨於逆濠，最為奸邪，有某者送錢牧齋宗伯入朝，作古詩數篇，歷述吳中先賢，致期望之意，陸與焉。此詎可欺天下萬世乎？

史兵部

吾邑舊令史公，諱能仁，河南鹿邑舉人。崇禎間，來為縣，清正而才，剛柔互用，至今

屍祝之。庚辰、辛巳，歲大祲，人多流亡，時邑境甘露降於林木，地生羊肚菜。公賦詩曰：「上天降甘露，遍地生羊肚。饑食羊肚菜，渴飲甘露乳。涕泣告吾民，慎無去鄉土。」真仁人之言也。後調繁淄川，遷兵部主事去。順治辛卯，復至縣，雖三尺之童，亦束炬歡迎，至十餘里不絕。可稱循吏矣，惜至今未祀名宦。

刻言行錄

頃見嘉靖中錢《文信公集》，乃鄢懋卿所刻；《宋明名臣言行錄》，浙人劉廷元所刻，而序則出南樂魏相手筆也。向見故相某公以書誡其孫，諄諄以忠孝為訓；而考其平生，大相刺謬，亦此類。

伍寧方著書

吳人伍寧方袁萃撰《林居漫錄》、《彈園雜志》、《續眉山論》諸書，攻李三才，自比於蘇明允《辯奸論》。而其於當時臺諫所推重定國是者，則徐紹吉、徐兆魁、邵輔忠、劉廷元數人也。其後熹宗之際，皆為閹黨。兆魁、廷元至大司寇，輔忠至大司馬，紹吉至都御史。崇禎初，定逆案，數人皆褫職定罪，是時袁萃已前歿矣。至其書並攻孫立亭、呂新吾諸公，語尤狂悖。

金忠節

金忠節公〈鉉〉素精易理，讀《邵康節先生集》，手書於後曰：「甲申之春，定我進退。進雖遇時，外而勿內。退若苦衷，遠而弗滯。外止三時，遠不卒歲。優哉遊哉，庶畢吾世。」至甲申三月，以兵部主事巡視皇城，盡節玉河，時有中官呂胖子同死，二公骨不可辯，其家人遂同葬玉河之岸焉。公少好誦鄒汝愚先生詩：「龍泉山下一書生，偶占三巴第一名。世上許多難了事，市人何用苦相驚。」後果一十八歲領順天解，忤璫削籍，大節視汝愚無愧云。

姚端恪

刑書桐城姚端恪公〈文然〉，真實經濟人也。其好生之念，尤出天性。常拈句云：「嘗覺胸中生意滿，須知世上苦人多。」命諸子各錄一紙粘於壁。淄川高世豪，公戊子所得士也，任南鄭令，卒官，逋官糧二千餘兩，妻子十三人，例當沒官。公捐貲數百鍰，復

醵金代輸，高妻子竟獲免。好行其德皆此類。公戊子典山東試，闈中得先考功兄卷，異之，曰：「他日必為風雅名家。」

遵典集

《遵典集》，亦伍袁萃撰，所取章疏，大抵黨邪醜正。如趙興邦攻湯兆京、孫居相，亓詩教攻孫瑋、周起元，徐兆魁攻顧憲成，孫光裕攻高攀龍、嶽元聲，趙興邦攻呂坤，韓浚攻劉宗周，姚宗文薦徐大化，胡來朝薦邵輔忠、徐兆魁，皆推為千古公論。而劉光復輩之論李三才，尤詳哉言之。光復揭內，訾及福清，並及先少師。謂少師以位育顏三才之堂，去有餘幸。其詆毀君子，可謂不遺餘力。至所標榜，如邵、趙、二徐、及劉廷元、周應秋、呂圖南輩，皆逆案中人。而周忠惠、劉念臺諸公之死，卒與日月爭光。桀犬之吠於君子，何損毛發，徒自穢耳。若先少師之見毀於光復，先方伯之被擯於亓、韓，今日觀之，何啻華衮乎？袁萃自負乾坤正氣，然乎否耶？

張氏

甲寅，閩賊作亂，有陳某妻張氏，早孀，撫孤十二年矣。賊至，題詩壁上，有句云「乾坤此際當自決」，遂雉經。思南守陳君某為作傳。

雙烈

靈璧有諸生王餐秀者，生二子，長已娶而病，其婦某氏，侍湯藥五年，終始如一日，疾亟，既視含殮畢，遂縊死。其季未娶亦病，婦，某氏女也，隨其母來省夫疾，遂不肯歸。父母趣之歸，曰：「身已字人，嫁不嫁等耳，病如是而秦越人視之乎？」遂侍左右，五日夫死，亦自縊殉之，知縣馬君驄御〈驌〉親詣其家弔祭。